



# 橋之戀

高秀著

香港上海書局 現行

# 洪天賜教授捐贈

南洋文藝創作叢書

## 戀之橋

高秀著

香港上海書局印行

南洋文藝創作叢書

橋 之 戀

高 秀 著

上海書局出版兼發行

香港德輔道中二七一號

**The Shanghai Book Co.**

271 Des Voeux Rd. C., Hongkong

大衆印刷公司承印

香港英皇道九四七號

947 King's Road H. K.

---

一九六一年一月初版

南/2

P.76 36K

## 目次

|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期望             | 一  |
| 眼淚             | 六  |
| 我又回到這山城        | 八  |
| 慢油園            | 一三 |
| 賴英河（外「橋之戀」等四篇） | 一六 |
| 又是雨季了          | 一八 |
| 雨後             | 二〇 |
| 煙囪             | 二二 |
| 橋之戀            | 二四 |
| 回憶             | 二六 |

|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|----|
| 賣豆腐·····   | 三〇 |
| 鄰人的故事····· | 三六 |
| 趕路者·····   | 四一 |
| 伙伴·····    | 四五 |
| 小街·····    | 四八 |
| 舊事·····    | 五一 |
| 郵差·····    | 五四 |
| 瀑布·····    | 五七 |

## 期望

當一個人的生命一刻還存在的時候，他就不能沒有他的期望。就算是他對某種事情感到絕望的時候，他還會期望着未來的日子或將有一個奇蹟出現。

所以，期望是一種最公平的安慰。

或許有人說：幸福的人期望着更幸福的日子，因為人心好比一個無底的桶，永遠永遠沒有滿足的時刻，然則，期望的本身有什麼可讚美的呢？

話可不能這樣說的。由於有所期望，人纔會知道奮鬥。因為期望的實現，不是從夢中的仙人得來，也不是神的憐憫的表示。雖然，或許有人在幸運之神的寵愛下步上了光明的大道，但那只是幾千萬個不可能中的一個例外。

雖然，人們的期望並不盡是好的，但是，也並非每個人都爲了要滿足自私自利的慾念，便把自己的期望建築在他人的痛苦上。被生活鞭子抽打着的人們的期

望，只是一碗可以溫飽的飯；在他們的腦海裏，簡直找不到幸福的字眼。

我自己也有所期望——我期望什麼呢？如果有人這樣問我，我將告訴他：我無法找到一個肯定的答案，因為，青年人擁有太多的理想，任何一條光明的路他都想走。

然而，我倒時時刻刻想着兩對向我發出期望光芒的眼睛，那就是父親和母親的眼睛。有時，我坐着靜默了，因為想起了父母親對我的期望；有時，我拋棄了談笑而努力讀書，也是因為想起了父母親對我的期望。

父母親都住在偏僻的山城裏，終日向着這靠海的都市望——他們的兒子在這裏受着專業訓練，追求着一個幸福的未來。

讓我回憶，回憶我將離家前夕的情景，回憶父母親對我的期望。  
在一個二月的晚上。

我記得天上沒有月亮，只有滿天的星斗；唧唧的蟲聲傳進我的耳裏時，我感

到一陣莫名的悲哀。

因爲明天我將要到一個遙遠的地方去，所以，我無法停住我那源源而來的思潮。我想着什麼呢？自然，我想的是那溫暖的家，那曾經安放着我小時候的搖籃的家。

我知道能夠到外面的世界去闖闖是件很難得的事，因此，我雖然跌進對家眷戀的網裏，但我抑制了眼淚，我不能哭，不然父母親會笑我孩子氣太重了哩。

時鐘敲了十下。

父親叫我進房去，當時，我想，父親一定是拿用費給我的——我猜得真不錯，但我沒有感到高興，真的，一看得到錢，我就想起了父親病弱的身體；而他爲了這點錢而流去的血汗。我拿了錢，呆呆的站着。

「孩子，我期望你完成學業！」父親說。

我記着了父親的話，走回臥室，躺在牀上沉思。

一會兒，母親靜悄悄地走到我的身邊，她將一張紅色的鈔票塞進我的手裏，

還對我笑了笑；對於母親，我無法再寫出更適當的詞句來歌頌她。

「孩子，媽期望你將來能扶助你的弟妹！」

又是一個期望。我聽了，心裏有一陣異樣的感受。

第二天，我乘着長蛇似的火車到這靠海的都市來，腦海裏載負着父母親對我的期望。

時間隨着日曆紙消去。我離開家已將近三年了。但是，父母親對我的期望還沒有實現呢！雖然如此，我却知道應該加倍努力。因此，在我的生活裏，有時真是單調得可怕。

也許我把父母親的期望看得太嚴重了，但是，我知道如果我辜負了他們的期望，那麼，父親會在悲歎聲中老去，母親也會在憂鬱的日子裏消瘦。

啊！我一定要實現父母親的期望！

期望是指向幸福的，在人的心靈裏，它佔着極重要的位置；當你想着你自己

的期望或他人對你有所期望的時候，你就應該振作起你的精神。  
記得有所期望就是有所奮鬥！

## 眼淚

童年的時候，每個人都流過眼淚的。

從青年時代起，每個人都懂得羞恥，都懂得抑制眼淚了——但是，也有些人還是經常流眼淚的，那就是感情脆弱或屈服在現實之下的人。

我已經長大了，而且，整日嘻嘻哈哈的，該不會流淚了吧？然而，我記得，我消耗過很多的眼淚——

是小學畢業的那一年，我最敬愛的李老師要離開本地到遙遠的地方去。在火車站送行的時候，老師撫摸着我的頭，說了一聲：「希望你用功讀書！」——溫柔又親切的聲音，加上那副和藹的面貌，越使我忍不住悲哀，於是不等火車開行，就先跑回家裏，偷偷地躲在房裏流淚。

大約在李老師走後的第二十天，我又一次流淚了。那是我初次離開家庭到遠

地去升學的一天。當我坐上車廂的時候，慈祥的母親說了許多充滿着愛的話。火車開行了，母親的眼眶裏掛着兩行淚珠，於是我的眼淚也湧出來了。

三年後，在畢業班的敍別晚會上，同學們以深沉的聲音唱着「友誼萬歲」——我也唱，但我流了不少眼淚，因為，過去的生活和可貴的友愛使我不能忘懷。

——你說，離別在我不是件痛苦的事麼？然而，這痛苦只是短暫的，當流過眼淚後，我又恢復了愉快。

還有什麼事情使我流眼淚的呢？

我又想起了另一意外的刺激：前年，正當我對前途充滿着燦爛的理想的時候，老師傳來了一個不幸的消息：超齡的學生將失掉讀書的機會！爲了這，我憂愁了好幾天；夜裏，我的眼淚沾濕了半個枕頭——這是打從十三歲起，我流眼淚最多的一次。

如今，我仍有機會讀書，但總忘不了過去的刺激——只是不再流眼淚罷了。

## 我又回到這山城

在一個下着滂沱大雨的傍晚，我又回到了這山城。

此刻，山城的路泥濘不堪；我的皮鞋和褲都給黃泥染上了；然而，我並不感到厭惡。

一陣涼風飄過，舒暢了我這作客他鄉多年的遊子的心。擡頭一看：啊！前面的一間小茅屋，就是我的家。

我記得很清楚，我家的房子本來是灰褐色的，現在它顯得更蒼老了，像一頭喘着氣的老牛。門前的幾株花，剛被大雨摧殘得一無生氣。

靜寂地，我走進了家門。於是，我張開了口。

——媽！

起先，是弟妹們從廚房裏跑了出來，一個個拉着我的褲腳。雖然每張臉上都

有笑容，但這笑已印有生活中的暴風雨的痕迹。

媽媽見到我，也露出一點喜悅之意，但很快也就收斂了起來。她低聲說：

——你父親病了！

我急急走進房間。父親正在睡夢中呻吟着。

我看見的是一張乾癟的臉孔，那是風吹日曬把它弄成這樣的。

我彷彿看見生活的鞭子抽打在父親的身上。啊！我的心沉重極了。」

夜幕籠罩着整個山城。

推開窗，我想仔細看看久別的山城，但除了一幢幢低矮的茅屋外，只有幾棵樹在風中搖曳。

看樣子，今晚可能又有一場雨，我想。

犬吠聲來自遠方的一個角落，我知道，站崗的人在巡邏了——也許不會有什麼事情發生，但山城裏却有千百顆不安靜的心。

多少年來，人們在悲歎聲中度過。

——沙沙沙……

哦！果然又下雨了！

迷濛的山城，我也有一顆迷濛的心。

——唉！

父親呻吟了。於是，我的心又增了幾分沉重。

山城永遠是憂鬱的，原因是它隱藏着太多的痛苦。

無窮盡的歲月，使山城有了無窮盡的故事。

我記得，而且永遠不能忘記幾年前的一個早晨——

外面傳來了一個消息：亞康伯昨晚自殺了！

於是，整個小小的山城瀰漫了悲哀的氣氛。

亞康伯，那可憐的老人，是殘酷的現實把他推下死亡深淵的。

他本來有兩個兒子，是在一個山地工作的，可是在一個不幸的機緣裏被誤殺了。

亞康伯病了，爲了兩個死去的兒子。終於，他解脫了自己的痛苦，爲了一條無法活下去的老命。

山城裏有着太多的血與淚的故事，所以，山城永遠是憂鬱的。

如今，我又在山城度過了一夜。

我不能不同憶，但灰色的回憶只增加了我的惆悵。

黑夜消失了，不安的心情也隨着飄去。早晨的陽光從窗口射進來，我從窗口向外望。

孩子們在泥濘的路上蹦跳着——他們是上學去吧？我想。

父親的病使我皺起了眉，但我看無數人的臉孔也因痛苦而皺起了眉，於是我祈禱着。

——山城，你快活起來吧！  
我相信它總會快活起來的。

## 櫻油園

想不到離家數年，我又有機會投向櫻油園的懷抱。

當我望見櫻油園時，我乘着一輛舊式的汽車，在黃土路上顛簸着；一陣陣的泥塵從車窗外飛了進來，染黃了我的衣服、頭髮和眼鏡。

你說，我一定在車子裏呼呼欲睡了。

然而，我的心情却是愉快的。因為，在日軍南侵的時候，我曾在櫻油園裏住過一個時期。現在，我長大了，腦子裏時常想着過去和未來，而櫻油園却隱藏着我童年的美麗又辛酸的影子，因此我對它感到加倍的親切。

我從車窗望出去——

密密麻麻的櫻油樹，顯得一片蒼翠；雖然有些衰老了，但一些新苗却蓬勃地生長，這顯示着櫻油園的生命有無限的久長。

啊！一列小型的火車從前面橫過了，車廂裏載滿着油子——這小小粒的油子，就是數千人們底生命線！

隱隱約約中，我看到一些工人在椶油樹下剷草、施肥、扛油子秧……他們不像伐木工人有着咿咿啞啞的歌唱；不過，在寂靜的工作時間裏，他們一樣憂慮着柴米油鹽。

你要來看看椶油園嗎？

在你的想像中，椶油園裏應該不會有什麼悲劇。

當車子停在園口裏的「平民屋」的所在時，我立刻下車找尋我童年時的伴侶。一切都顯得蒼老，連朋友的面貌。

——工作都辛苦吧？

我也不明白我為什麼要問這一句話，也許，這就是出於情感上的慰問。

可是，沒有人答覆我的問題；我看見的，只是一些出於無可奈何的微笑。

後來我才明白，原來櫻油園裏剛發生了一個悲劇。

身體不很健康的貴叔，在今早上樹鑿油子的時候，鐵條所鉤的枝桠不幸折了，於是跌了下來。不用說手脚都得殘廢了。

可憐的是貴嬸，哭得眼淚不停的流；以後那一羣子女的生活都得靠她。殘廢，淚水……我的心沉重了。

生活的鞭子到處緊逼着人啊！

當然，世界上不幸的事情還多着呢！

也許因為有悲劇，你想不到櫻油園來了；如果是，那你就逃避了最現實的生活。

櫻油園裏的淚也是生活的寫照啊！

歡迎你到櫻油園來。

## 賴英河（附「橋之戀」等四篇）

一回到家，我就拜望賴英河去。

賴英河，兩岸夾着叢生的野草。微風吹過水面，也輕輕的搖曳着綠草。流水淙淙，從沒有湍急的怒吼過。

我自有生以來，就與賴英河生活在一起；我的童年給淙淙的賴英河帶走了。這幾年來，我一直在外鄉飄蕩；然而，我始終懷念着它。我曾經偷偷地以我笨拙的筆，寫下了我對它的一顆懷念的心。

十多年前，當日本的鐵蹄蹂躪馬來亞土地的時候，賴英河載負了不少勇士們的血，難民們的淚。我知道，它肚裏隱藏了無限的恨。直到現在，它還日夜吟着悲歌。深夜裏，我聽到它的嗚咽，我感慨極了。

——賴英河，你悲歎什麼呢？你是代替無數受難者在作不平鳴嗎？

流吧，賴英河！把勇士們的血，把苦難者的淚，載到大海，然後，我願聽你  
高唱着和平之歌！

## 又是雨季了

十二月的天空，昏昏沉沉。

——又是雨季！

海上掀起了洶湧的波濤，天空颳着暴風，下着密密的雨點。有時，是傾盆大雨，有時，是細雨綿綿，但都一樣的惱人，一樣的使人感到窒息。

——啊，發水了！

人們急急的收拾傢具，急急的背起老人，抱起小孩。

田園被毀了，家畜淹死了。眼前是汪洋的一片。這情景，不知使多少人在暗地裏掉淚。

可是，雨並沒有停止，暴風也不肯放棄它的威力。

賴英河邊，雖然下着不很大的雨，颳着不很大的風，但，這裏的人們，臉上

同樣有着憂鬱的表情：

——年關到了，却偏偏這麼多雨！膠也割不成了。

生活逼人，可憐的是，連天公也不讓他們有喘息的機會！

十二月的天空啊，

請送走你的烏雲！

快結束了你的愁容滿面，

好讓我們有一個新的春天！

## 雨後

一陣大雨，對大地施了一陣極大的沖洗。現在，雷停了，雨止了，剩下的只是一點涼意。

依靠着窗口，面對着剛被洗過的椰樹，青草舒服地鬆了一口長氣：

——你們都蘇醒了！

而我呢，我羨慕椰樹，也羨慕青草。它們在雨前曾受過炎陽的猛炙，悶在乾燥的氣氛裏，那是何等的難過啊！現在，它們活躍了。像是沉醉於夢鄉的人蘇醒過來，顯得那麼有朝氣，那麼活潑！

我還沒有蘇醒！

真的，我一直生活在憂鬱的日子裏。精神的創傷，帶走了我對工作的熱情；連日來的熱風，吹得我心中滋長了煩躁。

是大風不會給我涼爽？是大雨沒有洗刷過我的心靈？不！我已跟椰樹和青草一起受過暴風雨的洗禮，我也應該蘇醒了！

擡頭看看天空，太陽又從雲層裏伸出頭來，它是這麼溫煦而多情，這時，逗得涼颼颼着樹葉和青草婆娑起舞了。我知道又是春回大地的時候。

我的心情快樂，像是一個坐了多年牢獄的人一旦恢復了自由。

是涼風給我颳走了失意的面罩，是樹葉和青草的婆娑舞姿鼓勵我去拔去了心中的煩惱之苗！

我殷切的希望，希望天空立刻出現一道彩虹。

## 煙 囪

西天是一片彩霞，多美啊你春天的黃昏！

是一陣倦鳥歸林，牠們的吱喳聲引起了我对天空的注視。在不遠處，我看到了一個煙囪，白煙連續不斷的冒了出來。

煙囪引起了我的遐想，它在我的心目中簡直是一個血與淚的縮影。

煙囪——這巨人的身軀，幾乎整個都給染成黝黑的了。當然，這正好顯示出它有着長久的歷史。但，在它心靈的深處，倒也並不比它的外表更見得綽約多姿。因為它目觀着世世代代的勤勞者，在它脚下不斷地冒着血，冒着汗，却總唱不出一首快樂的歌來，所以它的心變得跟它的外表一般黯然了。

爲了生活，人們得勤勞地工作着。或許有人說，人要勤勞，生命才有意義啊。然而，苦難的人生却是一首永沒有休止的哀歌。我真想說：煙囪，你別再冒

煙吧！因爲你的煙使我看了難受。可是，我再想：如果一旦煙囪冒不出煙來，那苦難的人將更要餓着肚子，而他們的呻吟聲也將必加倍地響了起來。

這是多麼可悲啊！

我在祝福：

——彩霞，願妳永遠保持着艷麗！

——煙囪，願你還是冒你的煙吧，不管是白的，黑的……

## 橋之戀

每天黃昏，我都到這橋上來。

這橋，有點破爛了——這正好顯示它有着長久的歷史，

這橋，常年受着風雨的吹打，又挨受着各種車輛及人羣的重壓。它是辛苦的，然而，它却不曾呻吟過一聲；就是現在，它也還拚着老命替人們服務。

我愛這橋，一方面當然是它那英勇的精神使我佩服，另一方面却是因為它是我童年時的友伴——橋下淙淙的流水，給我帶來美麗的回憶。

現在，每一到黃昏，橋上便出現了我的影子——我眷戀這橋，直到夜幕遮蓋了大地才肯歸去。

——你，是一個英雄，

你遭遇過鐵蹄的踐踏，

却沒有歎過氣。

我知道你的逆來順受有個原因：

風雨飄搖，是你要作中流砥柱。

這是我對橋的歌頌。我想，我做人也應該有橋一樣的精神。

## 回憶

已經一年多了，這小城裏的人們在行動自由的日子中度過；雖然生活的鞭策不停地抽打，但苦難的臉上却呈着愉快的表情。

有人不知道這小城的過去有一頁可咒詛的痛苦歷史，以爲這環繞着森林與高山的地方是幸福的桃園：當火車從山角下駛來的時候，旅客們看見了小城的村落，都會由心坎裏讚賞它的恬靜和美麗；看見蒼翠的桉油樹，也禁不住投下羨慕的眼光，想像着小城裏的人們過着無憂無慮的簡樸生活——他們忽視了重重的鐵絲網，更不知道鐵絲網外的許多驚心的故事。

現在，小城已傳遍了「白區」的喜訊。

然而，鐵絲網並沒有拆去，只是大開着鐵門，讓過路的人們自由地通過。

人們看見了鐵絲網，記憶的箱子便很快的打開了：二年前，三年前……：最

後便是一聲輕微的歎息；當然，快樂的笑容也是有的，因為過去的事情終究是無影無踪了，來日的境界是真正的平安。

一個黃昏，我散步在鐵絲網邊。

夕陽斜掛在西邊，晚霞像多彩的花布；我望了一陣，便將視線落在一座蒼茫的遠山上。

「那裏曾經有個我居住過的村落啊！」我自言自語。

於是，我停止了脚步，回想着以往的事情——

不用推算時間有多麼長遠了，反正我確曾在那失去的村落度過不短的歲月。

父親告訴過我：那失去的村落是由他和幾位伙伴開闢的，工作時碰到大象和毒蛇是常有的事，幸好沒有發生任何悲劇。村落有個雛形後，同族的人都紛紛遷去居住，於是茅屋一座座搭成，菜圃一畦畦堆成；一條天然的小河橫過村的中央，流去了洗浣婦的幾許年華；村民的生活，大都自耕自吃，因此沒有歎息和眼淚。

我家後面有座不小的柑園，每當柑花開的時候，我就到園裏去查看有無果實

結長——柑樹要種許多年才會有大的果實呢！因此，我童年的等待落了空。村裏有間學堂，那是族人開辦的；我入了學，過着快樂的生活。

我的童年是歡樂的。

七八年前，掃興的事情終於降臨了：村民應該疏散到小城裏來住。命令發下來了，村民只得拋開對村莊的眷戀，帶着簡單的傢具移到新村來——就是我現在住的這個地方。從此，生活的陰影籠罩着每個樸黑色的臉上。

鐵絲網圍起來了，將小城緊緊的裹在裏面！每條泥土路都有個出進的門，每個門邊都站着荷槍的兵士。清晨，當割膠或做山工的人們出發的時候，須排着隊伍等待兵士的檢查；歸來的時候，也須在鐵門口停留幾分鐘。

眺望臺在新村的高地搭起來了，每晚，那強烈的探照燈，帶給人們恐怖與不安；當燈光從窗隙透進茅屋裏，人們的心都在急速地跳躍。還有那聽慣了的夜行列車的聲響，也似乎失去了平日的旋律，使人們有了猜疑；更有那半夜裏的犬吠，一聲聲是槍聲的預告——如果真有亂事發生，人們便流着冷汗伏在潮濕的地

面上，直到解警的鐘聲響起。

時間的河載的是污濁的流水。

我很幸福，因為多年來我一直在外地求學，沒有受到鐵絲網的束縛；但是，我沒有忘了人們的痛苦：有空的時候，我便回到小城來看看鐵絲網的威嚴，聽聽鐵絲網邊的故事。

去年年底，我在家裏聽到一個喜悅的音訊：

——「白區」了！

是的，這是人們長期渴望的消息，而今竟傳來了。我忘了那宣佈「白區」的日子，但我却記得人們高興的情景：笑着、跳着、在草場上開慶祝會；米買多了，菜也買多了，盡情享受着久缺的溫飽。

人們到深山去砍木材，到野河去捕魚，而且還帶着足夠的糧食；檢查站荒涼了，眺望臺現在祇寂寞地矗立着。

從天明到黑夜，從黑夜到天明，小城不再顯得死氣沉沉了。

但爲什麼鐵絲網還不拆掉呢？這使人咒詛的遺迹！

## 賣豆腐

### (一)

早晨，天下着微雨。

——豆腐呀！豆腐！

一陣熟悉的叫賣聲，引起了我的注意。

——不會是狗仔吧？

我心裏想着，跨出門檻一看：果然是狗仔！他正推着一輛陳舊的腳車，車架上擺着一箱豆腐，沿街在兜售。

因為天下雨，所以天氣有點涼，但是，狗仔在雨中還是顯得很有精神，只是叫賣的聲音不免帶着一點淒愴。

——買豆腐！

我喊着，狗仔推着腳車走過來了。

——青哥，你早！

狗仔微微的笑着，但臉兒是沒有血色的。看他的身體，我知道生活太折磨他了。

我買了幾塊豆腐。雖然我不知道爲什麼要買它。

——狗仔，你在三個月前不是在店裏做買賣的嗎？

——店裏沒有買賣可做了。

——是誰叫你賣豆腐的呢？

——是父親，不……

狗仔低着頭，把腳車推走了。

(二)

母親見我買了豆腐，笑我爲什麼忽然「自動」爲家裏買起菜來。我說：

——是向狗仔買的，他真可憐！

接着，母親搖了搖頭，對我說：

——他是個失了父愛的孩子！

關於狗仔的父親，我只知道他是個賭徒。他近來怎樣了，我却不知道。

——媽，你說說有關狗仔的爸和狗仔的事情吧。

——狗仔的爸有一間店你是知道的，可是他不好好的做買賣，只把賺來的錢拿去賭博。日子久了，店裏的貨物售完了，錢也輸光了，於是便叫狗仔去磨豆腐賣。他自己由於連年的置身賭場，不會好好的照顧身體，結果招來一身的病，現在還躺在家裏呢。

母親歎息了一聲，又說：

——狗仔在小學讀到四年級，本來還可以繼續升學的，偏是父親把賭博看作比狗仔的前途還重要，以致狗仔喪失了多少年的大好求學時光。現在，狗仔還得負起了一家的生活責任。

——狗仔一天能賺幾塊錢？

——三四塊錢左右。不過，小小的年紀，騎着腳車，從東到西，從南到北，說來也實在夠辛苦。

狗仔是我的親戚，眼看他過着這樣的日子，心裏真是說不出的難過。

(三)

第二天早上，我又聽見狗仔的叫賣聲。

——狗仔，買豆腐！

以後，我凡是碰到狗仔，一定跟他買幾塊豆腐。

狗仔的臉上堆滿了不愉快。

——怎麼啦？狗仔！

突然，我發覺他的腿上有幾條鞭痕，呈着瘀黑色。

——是誰打了你？

——父親！

狗仔的回答像是在哭似的，我的心裏有點酸了。

——你做錯了事情吧？

——沒有。

兩顆眼淚從狗仔的眼眶裏溜了出來，停了一會，他說：

——父親的脾氣越來越不好，時不時的罵人，大概是疾病使他變成這樣的吧。昨天，我把賣豆腐的錢交給他，並跟他要一塊錢買書，他不肯，我跟他頂了幾句，他……他就把我打了一頓！

——你父親真不該這樣！

——不，我父親窮……

狗仔畢竟對父親存着感情的。

工作，使狗仔明白了生活的意義，可是，那顆受創傷的心——那顆失了父愛的心却不知在什麼時候才可填補啊！

(四)

狗仔在晚上磨豆腐，白天又要出去奔波，加上體質本來是弱的，因此便病倒

了。

我到狗仔家裏去看看他。他父親一看到我，就氣憤憤的說。

——這小傢伙要偷懶了！一點小病就躺在牀上。

——不！他病得很重呢！

於是，我請了一位當中醫的親戚給他看病。

走出門時，我的心還是沉甸甸的。

幾天之後，那熟悉的叫賣聲又在街上響起來了。

——賣豆腐呀！豆腐！

我照例又買了幾塊豆腐，但我的心仍舊是沉甸甸的。

## 鄰人的故事

我本不喜歡儘告訴人家一些不快意的故事。然而，世間不快意的事却偏偏那末多，如果你表示沉默，我也表示沉默，那麼，一部分快樂的人們將以爲世間是充滿着歡樂的。因此，儘管有人掩起了沒有聽過苦難的耳朵，我還是要繼續講我的故事。

我家的隔壁，住着失了幸福的一家人。

那是有七口人的一家——亞康叔、亞康嫂和他們的五個孩子。在過去的時光裏，他們不曾嚐過生活的甘味。他們從年頭忙碌到年底——人的一生本來就是要這個樣子的，因此，他們不埋怨上蒼，只求上蒼賜給他們常年的平安。

亞康叔是做雜工的，有時候替人開溝、斬芭，有時候也替人蓋屋、搬運東

西；不過，在晚上他就有固定的工作了，那就是賣包子。他從街頭叫賣至街尾和新村，每每到十二點多才回來，即使是下着雨的夜晚也是這樣。

亞康叔的晝夜辛勞，除了爲填飽肚子外，一方面還是爲孩子們的前途着想。他知道送孩子們到學校受教育是做父母的責任。他自己是連一封普通的家書也看不懂的，他不願孩子們也像自己的老樣子活下去。

大兒子掙扎着到外埠升中學去了，另有兩個在本地讀小學。每次想到孩子，亞康叔總算有了少許的安慰。

亞康嫂因爲家務多，不能幫助丈夫一臂之力；不過，她的賢慧和耐勞是難得的。在夜裏，她何嘗不爲未來的日子祝福呢？有時候，她還偷偷地走到廟裏爲丈夫和孩子求神問卜。

這一家人原是沒有什麼可感歎的。

不幸亞康叔只知道拚命工作，却忘記了身體的健康——窮人是不會去注意身體的。因爲營養不足，他的身子瘦得像一根柴；而且，他早就有了咳嗽病，只是

起初還咳得不重。

一天早晨，當亞康叔洗臉的時候，他猛的咳了一下，發現有東西咯了出來：

——哦，血！

他心裏驚慌是不必說了。以後他注意到每次吐痰必有血絲，妻子也看見了，兩口子都懷着一顆沉甸甸的心。

亞康叔不得不到「園口」的醫院去檢驗了一下，結果醫生告訴他：肺部有了毛病，雖然目前可以不必住到肺癆病院去，不過要天天到醫院去打針，而且要長期的在家裏休養。亞康叔無可奈何地歎息着，他不能工作，家裏的生活怎麼辦啊！有時候，亞康叔幾乎要掉下眼淚來！

亞康嫂逼得到「園口」去做山工，希望以自己的勤勞來讓丈夫獲得安慰，可惜這種做法反而使亞康叔更加咒詛自己的不幸，他口口聲聲說自己是個殘廢的人。

治肺病總要花一筆錢的，家裏的積蓄已蕩然無存了！

大兒子已從遙遠的城市失學回來，因為用費已斷絕了來源。

一切的改變使亞康叔悶在心裏，特別是孩子的失學。他對孩子抱着羞慚和內疚，漸漸由於自責而致舉止失常。他變得暴躁了，動不動就要發脾氣。

是過「冬至」那天，亞康嫂循例多買了幾樣菜，準備暫時忘却困境而讓孩子們樂一下。可是，當桌上擺滿菜餚的時候，亞康叔却要孤獨地坐在一角吃爲他特備的飯菜——因爲肺癆病患者是要跟別人隔離的。他眼看自己連吃飯也不能跟孩子們在一起，感到自己像是被拋棄了的樣子。一肚子古怪的脾氣使他丟下了碗，不吃了。

「怎麼啦？」亞康嫂走了過來。

亞康叔先是沉默着。於是妻子埋怨他，說他不該像小孩一般的賭氣。

「走開！」亞康叔真的惱了，猛的對着妻子的臉擱了兩巴掌；她感到臉上熱辣辣地，忍不住心底的冤屈，就哭了起來。

此後，亞康叔因不慣在家裏久默，也因承受不了生活的鞭策，便不徵求醫生

的同意，竟擅自走回血汗的熔爐去賣命，妻子的哭啼和孩子的叫喊，使他迸出一句痛心話：

「我不做工，你們吃什麼？」

亞康叔的肺病越來越嚴重了，最後不得不住到肺癆病院去，而他苦命的家的景况就更淒楚了。

窮人是病不得的！

我爲我的鄰人祝福！

一九六〇年

## 趕路者

太陽老早躲入雲層去了——如果不躲入雲層，現在也該隱到山後去了，大地開始黑沉沉的。

這是一個欲雨的黃昏。

在荒涼的深山裏，他，一個在生活線上掙扎的青年人，正忙着綑紮他所砍下的柴。風吹得樹林沙沙作響，四周特別顯得恐怖與淒涼。

「我要趕路了！」他說。

他離開家將近四哩路。如果不急急踏上歸途，那麼，夜更深沉時將使他更害怕了。雷聲正轟隆隆的吼個不停，像是戰場上的砲聲。

他挑起了柴，開始快速的行程。當然，他不能奔跑，因為柴壓在身上，而那些柴是必須挑回家去的——明天，他家裏要靠這擔柴來冒出炊煙。

路上沒有其他的趕路者。

他不時的擡頭看看天空，彷彿怕天塌下來似的。雖然天氣是涼快的，但是由於情緒的緊張及不停的勞動雙腳，他的身上已感到熱烘烘了。

突然間，他覺得頭上似乎有東西在往下襲擊——

哦！那是雨點！

家的影子還看不見呢！他的眼睛在四周找尋着，希望看見一座小亭子。然而，在這荒涼的路上，亭子是不會有的，只有一間破舊的小茅屋——那是苦難的人們被「疏散」後遺下的殘迹——孤立野草叢中，於是他慌忙繞着小路進去躲雨。

雨愈下愈大，那千軍萬馬似的聲響真怕人。

小茅屋滴瀝滴瀝的漏着水，他留神一看，連樑木也搖搖欲墮了，風是隨時可以把它吹倒的。

他望了望迷濛的天空，經驗告訴他：這雨可能下到明天的，而夜色已經越來

越濃了。

他怕母親在家裏耽心，因此他說：「我要在雨中趕路。」

可貴的是他的決心：他毫不猶疑地挑起了柴，走出小茅屋，在茫茫的風雨中繼續前進，不怕雨水濕透了衣服，也不怕逆風遲緩了他的脚步。

乾柴經雨水淋濕，比原來的重量加多了。他吃力地挑着，心中幾乎要咒詛起來了。可是，家已經出現在眼前——他已走過鐵絲網的大門，轉入路燈放着光芒的村莊小路。

到了家門口，只見母親閃動着一雙慈愛的眼睛在等他。

這不過是一個平淡的故事。

然而，我想，如果這個趕路者不冒着雨前進，那麼，他只好在小茅屋裏過夜，而家裏的母親便將焦急得連晚餐也難下嚥。可是他堅決果斷，終於在預定的時間內回到了家。

我又想，在人生的旅途上，我們正是一羣年青的趕路者：我們有美好的理想

和希望，但我們必須積極的向前努力着，如果在半途躊躇或停止，那就難於達到我們的目的地，難於實現美好的理想和希望。

讓我們勇往向前吧！

## 伙伴

我有一個年青的伙伴。

他沒有武士般的體格，但性格却是鋼鐵般的強；他沒有使人欽慕的學識，但却是個熱愛求知的人。

最難得的，是他有一顆同情的心。

他從不在歡笑的歌聲中忘記了別人的不幸，他從不譏嘲誤入迷途的友人。他原諒朋友的侮辱和敵視，他給秋天裏的人兒帶來春天的歌聲。

他怎樣成爲我的伙伴呢？

兩年前，彷彿是一個炎熱的中午，我從遙遠的山城來到這個繁華的都市，開始我的新生活。當我到學院報到的時候，我看見他正站在教室外的走廊盡處，手

中提着一隻皮箱。

——老兄，想你也是從內地來的吧？可租到了房子沒有？

他笑着問我，那聲音使人覺察不到陌生。頓時，我也失了平日那種忸忸怩怩的故態。

——是從內地來的。還沒有租到房子！

於是，我和他互道了姓名。原來他是在膠園裏長大的人。

自然，他跟我住在一起了。

我是個慣於適應環境的人。繁華的都市生活逐漸使我變得輕浮，從正路走入了歧路。

於是他開始提醒我，但我不知感謝他的好意，有幾次我竟大發脾氣。

他笑着，却不跟我一般見識。後來，他的忍耐終於打動了我。我懺悔了。

我又是個早熟的人，老想在愛河裏橫衝直撞一番。終於，我愛上了一個姑娘。我爲了愛情而神魂顛倒，學業也荒廢了。可是不久，那姑娘變了心。於是，

我的伙伴給了我無限的安慰，使我不致爲了失戀而消沉。

我拗不過我那好伙伴再三的勸勉督促，終於振奮起來。我開始爲理想的前途而獻出所有的力量。現在，一分一秒的時間，在我眼中已成了無價的寶貝。

我爲什麼稱他爲我的伙伴？

因爲我像在黑夜中行走的人，他的引導使我安全地通過了坎坷，使我走回生  
活的康莊大道上。

## 小街

這是一條骯髒的街。因爲它滿地是垃圾，所以有錢人都不從這裏走過，更不問起它的名字。

白天，滿街全是失却管教的孩子。他們赤着膊，他們的身上也不比地上更乾淨。

房子自然是低矮的，牆壁經過日曬雨蝕，污黑得很；那瓦片，看來像是要脫出來的樣子。

晚上，昏黃的路燈，發射着半明不滅的光芒。這是小街最感羞恥的時候，因爲，三三兩兩的它的苦命的女兒站在門邊，等待着那不情願的摧殘。

在一個下着豪雨的夜晚，我經過這條小街。

雖然手中拿着雨傘，但因為雨很大，連衣服也給濺濕了，於是不得不走到人家屋簷下面去避雨。

我站在「五脚基」處，拍了拍身上的雨水。我看見一輛三輪車從街頭踏過來，速度很是緩慢。漸漸的，我看清楚了那車夫；年紀老了，瘦瘦的個子，身上沒有披雨衣，頭上戴着一頂破帽子。可想而知的，他全身濕透了。

——爸爸！

突然，我後面衝出了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，個子也瘦得可以。只見他扶着年老的三輪車夫——當然，那是他的父親——下車來，走進我站在門口的那間屋子。

——咳咳！咳……：

三輪車夫從我身旁經過的時候，我聽到一連串低微的咳嗽聲，我心裏起了一陣不平常的感受。

我想，這條小街一定是常有人扮演悲劇的，但悲劇上演的時候却沒有觀眾，

因此，它只得永遠扮演下去——希望有一天能夠贏得觀衆的眼淚和同情。

雖然剛下過一陣大雨，但大雨不能沖走街上的污穢：你看，溝渠裏的水反被穢物塞住了，漲了上來，又將污穢送回到地面上。

所以，小街一直是被人們厭惡的！

但所幸的是，人類之中有的還有一顆同情的心——那麼就讓我們把希望寄託在人類的同情心上吧。願不久的將來，能看到小街歡欣起來！

## 舊事

夜裏，我調和了小提琴的絃音，輕輕的奏着古諾的「聖母頌」。但，拙劣的運弓太使我不滿意了。於是，我停了下來。

驀地，一陣平和優美的絃音響了起來。那曲子正是「聖母頌」。周圍並沒有人在奏小提琴啊，原來是我記憶的帷幔拉開了。

三年前。

一樣的夜裏，在宿舍門前草場上，明奏起了小提琴。

他喜愛「聖母頌」，而我也喜愛「聖母頌」。站在一邊欣賞的我，簡直如醉如癡了。

當曲子在一個延音上結束的時候，我聽見明一聲輕輕的歎息。

——怎麼了？我問。

幾日來，我已發覺明的整個臉孔被憂鬱所佔有。雖說他父親剛去世不久，但現在我猜想一定又有別的不如意事情發生了。

——今晚是我最後在這兒拉小提琴了！

明的聲音低到幾乎聽不到。

我的眼睛睜着，等待着明的解釋。

——自從父親去世後，母親靠着一點積蓄供給我讀書。如今，家裏窮困極了，母親寫信來叫我輟學。

我沉默了。

——明天，我要走了，帶着我的小提琴……

我想說幾句安慰話，但喉嚨彷彿給東西塞住了；因為，一個朋友，一個要好的朋友，明天要向我，向同學們，向老師們，向母校唱起驪歌！

琴聲又起了。每當憂鬱的時候，明一定拿起提琴奏一個痛快，藉以發洩心中

那像毒蛇一般侵襲他的苦悶。

這以後，明自然是走上了生活的大道，但長滿荊棘的，崎嶇不平的道路却又叫他跌倒了几次。

幸好，跌倒了，他又爬起來了！

如今，他只有提着膠桶，爲他的生活，也爲馬來亞割取樹膠的白汁。

他的來信，叫我起了尊敬。他說，他讀了高中，並不覺得在膠園裏度過的歲月是無意義的，他完全體會了勞動的神聖和可貴。

他忘不了他的小提琴，他說他現在要歌唱的是膠園，是山城……

我再次撥起了琴絃。

我願琴聲帶給明永遠的活力，使他在秋天的落葉裏也看得見春天的氣息。

## 郵差

我認識一個年青的郵差。你猜我是怎樣認識他的呢？

原來我每天等待着郵差，從他的手裏我尋着了快樂。由於見面的機會多，我們就自然而然的認識了。

起先，我沉默的感激得到他報以沉默的笑容；而後，從談天氣到互問姓名、再後——就是現在，我們成了好朋友。

你也許會問：認識一個郵差有什麼奇怪呢？實在，我有更能幹，更聰明的朋友；然而，郵差的使命是我所讚頌的，因此，我以跟郵差做朋友爲榮幸。

他忠於他的工作，也熱愛他的工作。他告訴我，起先他覺得當郵差是沒有出息的，永遠得不到豐足的衣食；經過一些時日，他覺得工作的意義在於能爲人類服務，就不以爲當郵差是羞恥的了。我聽了他的話，心裏倒真正有點感觸：人們

都喜歡把職業分成貴賤兩級，而人們都不願走賤的那條路。

我不準備敘述他的生平，因為，他的經歷像所有的窮人一樣，只有一個多難的過去，不過，在他工作中發生的一件事，我倒要記在這裏：

一天，我正在等着他送信來。

——郵差來了！

母親指着遠處，果然看見他——不！不是他，而是另外一個陌生的郵差。於是，我奇怪他為什麼不來？

——××發生了什麼事嗎？

我問那陌生的郵差，可是，得到的回答却是含糊的。

過了一個星期，我終於又看見他送信來了。彷彿是多年不見似的，他先招呼

我，

——哈囉！

——哈囉！上星期發生了什麼事嗎？

——是小事——給狼犬咬了！

——什麼，狼犬咬了你？

他爲了要趕時間，便用最簡單的話告訴我被咬的經過：他送信到一家富有的人家去，那沒有上套鏈的畜牲就衝了出來，在他的右腳上狠狠的咬了一口，傷口深得連骨也看見了——說完，他還指着傷口給我看。

他去了，我呆呆地立着。可憐他忠實地爲人工作，而人們却不顧他的安全。

——啊！郵差來了！

你這樣叫着，但是，朋友，請把你的狗上了套鏈吧！

要是沒有了郵差，你我的生活都會變得單調的！

## 瀑布

從書本上，我知道某一個國家的某一個地方有著名的瀑布；從電影上，我看過瀑布的面目，聽過瀑布的聲響——瀑布在我心目中，是一種雄偉而又美麗的景象。

但是，非常遺憾的，我卻不會在瀑布下享受過涼快。前年，我參加學校的旅行團，到金馬崙高原的時候，我和同學們建議去看看瀑布，不料領隊先生嫌麻煩，拒絕帶我們去，於是我只得在失望中對瀑布抱着嚮往。

今年，我從遙遠的山城來到一個靠海的城市，而這城市的鄰近又是一個著名的山城——它有一個半島上最大的瀑布。

對的，我感到無比的興奮，因我有機會享受瀑布下的涼快了。每當星期五和星期日，來自各方的人士都湧向那有瀑布的山城，使我心裏覺得癢癢的，無奈錢

袋老是不充裕，便不得不忍耐着。

一天，我收到報館寄來的稿費單，歡喜得像什麼似的，便連夜與同室的同學商量去看瀑布。提起瀑布，同學們都像我一樣的嚮往。

終於，在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，我懷着一顆童心，到達了那有瀑布的山城，再搭廿分鐘的巴士，另走二英里的路，便聽到：

——嘩啦嘩啦！……

多麼熟悉的聲音——這就是瀑布的歌唱，沒有高低，沒有休止符，只是平坦地，自由地奔放；於是，我立刻想到泰戈爾的詩句：「瀑布說：我得到自由時，我便有歌聲了！」覺得泰戈爾把瀑布的歌聲比作自由的象徵，真是再恰當不過。

轉了一個小灣，一位同學脫口喊出了：

——你看！瀑布！

我看見了，瀑布從一座山上瀉下來——跟電影上的沒有什麼差別——像一塊大白布，水花在陽光中跳躍着；下面，七八個男女在歡樂地游泳，有的還對着瀑

布高歌。

我走到一座有欄杆的小橋上倚着，貪婪的雙眼只是看着瀑布；內心裏，我是高興能「直接的」與瀑布會面。

我對我喜愛的東西常抱着一些感想的，見到了瀑布，我也不能例外——同學們都到瀑布下游泳了，我却在自言自語：

瀑布，我不知道你的發源地在什麼地方，不過，我知道你的生命有無限的久長，因為，你有壯健的身軀，你有衝刺的力量。在我的猜想中，過去一定有不少的頑石阻礙你的去路，而你都把他們衝毀了，於是你才能嘩啦嘩啦地從高處直瀉而下。

不管你是怎樣的形成，你總代表了自然界的驕傲。在蔥鬱的叢林中，你平添了無限生氣。你使猴子的怪叫和小鳥的吱喳顯得平淡無奇。你不裝腔，你不柔弱，你顯示着大自然的堅毅和坦率的英雄氣概。

有時，因為暴雨，你會奔流得更急促些，你均勻的聲響會變成了不規則的咆

哮，你像在與空中的響雷對抗。你明知自己的咆哮不能傳到每一個角落，你却自豪你那不斷的咆哮，勝過響雷的忽斷忽續。

我的記憶力不好，然而，我却敢向人保證，你過去不會蹂躪過大地上的兒女；你瀉下來了，你就順着河道遠流而去。人們熟悉了你的個性，因此敢在你面前洶來洶去，有的就靠近你，讓你濺擊着，身上可得到莫名的清爽。

看見你，就好像看見大海，我的身軀突然變小了。

然而，我挺起了胸膛，我一定要像你一樣的出色……

——喂！下來游泳呀！

同學們的喊叫打斷了我的思潮——我記得剛才我對瀑布說過什麼，於是我微笑了；不是因爲我說的都對，而是我對瀑布的嚮往得到了投訴的機會。

——瀑布，我與你——同樂吧！

我脫了外衣，躍到水中去了；明知自己的游泳技術差到不能見人，但爲了親近瀑布，我不顧一切譏笑了。

在瀑布下，我真的忘却了一切憂愁；我沒有歌唱的天才，但我確是在歌唱着；我沒有詩人的才華，但我確是在朗誦着。

B

---

H. K. \$ 0.80

---

Published & Printed  
in  
Hong Kong